

增訂

史記評林

四十八

漢書門類			
二	七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五	一	三	五
〇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二	七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五	一	三	五
〇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95	
冊數	50(48)		
函號	279	32	

正史百世三考



淺草文庫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孔安國曰免苟

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

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疑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

則其末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

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略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倪思曰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偷少頃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會丁巳平水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 一 參來官載

董份曰前以孔子
老氏發端故又以
聽訟二語復明其
說此太史照應處
文字之易見者也
按破觚二句師
古云去嚴刑而
從簡易抑巧偽
而務敦厚也

王慎中曰錯非酷
吏比也特借言刻
者之不可為耳

唐順之曰酷吏十
人行多相類而叙
各不同筆力極其
變化
楊慎曰十人只是
一篇文字

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

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中二章耳。

斲雕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瑀為璞也。晉灼云周弊也。斲理周弊之俗使反質也。

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

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常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

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

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

甯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曰括

地志云故揚城本秦時揚國漢揚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揚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

凌約言曰十人而
羅刑族者八明著
之示戒也

唐順之曰畫出一
屈強人

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

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

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蕤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

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蕤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

郅都濟南睢氏。漢書音義曰睢音間小兒癩病也。○索隱曰荀悅書音閑鄒氏劉氏

音並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睢氏首惡餘皆

股票。徐廣曰髀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

曾丁巳平水 卷三十三 酷吏列傳 二 參來官載

余有丁曰按都酷吏也而有言若此君子當不以入廢言
按太史公將叙都獨先嚴酷而必先之以是時民朴畏罪自重句所以深著其失也然都自稱死節官下及居邊終其身匈奴不敢近焉門關則都又酷吏中之賢者矣

按太史公傳十吏相效為酷處首曰獨先嚴酷而次則曰治效由等曰治酷于禹曰治放都曰聲甚于寧成曰治放尹齊曰盡放温舒曰治

與宣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暴酷甚于温舒節血脉聯絡總只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都都能護景帝受百金之賜不私臨江加斧鉞之誅皆太后為之也愛而賞焉似也惡而死焉何哉
按太史公傳都都為人挿入中間傳寧成為人却提撥在首隨題變化不拘定格
按為入小吏四句從郡守畏如大府變來

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歟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賢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賢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都

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都歾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都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甯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常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而都都為守始前數都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

尉索隱曰數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

會丁巳平木卷三十三酷吏列傳三參來館載

按竊成不特廉
弗如都即其歸
家數語視都自
稱之詞文遠甚
矣乃以並列酷
吏則都寬哉

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
善遇與結驩久之郵都歿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
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王
辟不祥天子出行職王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
之象因其治效郵都其廉非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歿即歿少被刑而成極刑自
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
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乃貲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貲音
也又音勢貸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
音天得反

倪思曰成傳皆无
事實空自形容欲
盡得其為人

按為守視都尉
數句又從為小
吏陵其長吏變
來

王應麟曰黯之正
直所謂仁者之勇
也謂之怯可乎周
陽由懷驚之靡耳
其可與黯並言乎
汲鄭同傳猶不可
而以由與黯俱是

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
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

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事

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

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

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

黯俱為伎漢書音義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

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

會丁巳平水 卷三十三 酷吏列傳 四 參天官

驚皇按翼也
王憇曰司馬安不
足言也沒長孺矯
矯風力不肯為人
下至為周陽由所
抑何哉蓋周陽由
之非畏之也異日
勝屠不堪其侵權
遂與之角卒併就
戮玉石俱碎良可
恨夫

余有丁曰於此又
見條侯之長者真
宰相之言也

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
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
任。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
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繁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
故繁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

古郃國后稷所封漢繁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用廉

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

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漢書音義曰禹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

按師古云傳謂
傳逮若今之追
送赴對也爰易
也以文書易其
口辭訊考問也
鞫窮也謂窮數
之論報謂上論
之而獲報也
劉辰翁曰亦其天
資偏得之非學力
可至使死功業則
効鼠而已

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
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

及餘肉効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

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

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

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

隱曰帝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

獄書使他官考實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

備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歿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

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

按无害者猶言莫能破也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遷秩皆曰上以爲能詞婉而意深矣
茅坤曰慕爲趙禹張湯兩人共事而兩人各自結局處極工

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帝昭曰爲之先後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賢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帝昭曰大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余有丁曰見文法輒取句最見老吏手段

按陽浮慕之師替所謂知陰陽茅坤曰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是湯巧于媚上處
按自上方向文學至往往釋湯所言之湯多詐無智以御人處所謂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者也唐順之曰此下章法皆整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帝昭曰制御人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利爲乾失利爲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叔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帝昭曰在板絜正義曰言上所是著之爲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揚主之明奏事即

譴湯應謝徐廣曰應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

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

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議如上意必曰固為臣議如上

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非常釋

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即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

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

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

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

董份曰美惡具見故為實錄

漢書蘇註無主字

按漢書聞作問屬下句讀師古云問謂非當朝奏者

按所治四句從上所愛者數句變來

倪思曰自亭疑法即奏事所治即上意即蒙即下戶截

截如老吏

按往往釋湯句即贊所謂人主與俱上下

余有丁曰湯自為刻深而導上以寬釋正是他舞文處

閱如霖曰獨載上所欲釋亦爭二人卒死他事可知

茅瓚曰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夾獄亦為所排難也漢書多巧字非

按兵與賦重民窮奸生此用酷吏之由也一篇根原在此發之

按告緡解見平準書

准書

故入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

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乎然得此

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

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

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

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

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

狩二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

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

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

會丁巳平水

酷吏列傳

參來官載

七

參來官載

參來官載

參來官載

鉏一本作鋤
凌約言曰每朝奏
事天子至為忘食
則其言必多可喜
太史公寓意深矣

按太史公連曰
青湯曰傷湯曰
然湯曰害湯又
曰怨之曰患之
曰欲陷之欲效
之又曰有卻曰
心望極其形容
皆為下文天子
果以湯懷詐使
使責湯張本

令。正義曰。縉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筭。出一等。買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縉。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買之家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賚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

○師古曰。博士之官。皆呼為生。

揚慎曰。只一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去。痛也。故曰自此群臣

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

晉丁巳平水 卷三十三 酷吏列傳 參來官載

震懼筆意洋溢矣

凌約言曰太史公從容叙及于田甲而湯愈無所容矣

唐順之曰此漢書趙京兆魏丞相本子也

劉奉世曰蜚變謂如無姓名上變者

董份曰三詳字摹寫湯甚妙

臣震懼湯之客田甲

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

時與錢通徐廣曰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

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

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惠數從中文

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

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

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

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王

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

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

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

按師古云導擇也
日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

董份曰湯念者亦伴念也始約而至主前即反此湯詐故態然亦用以此

王維楨曰前云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中云窮竟其事未奏末云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此三節者皆叙事起伏血脈按以下叙三長

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歿

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

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詐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

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

宜宜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外丞相青翟

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

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

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

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

買臣吳人也此時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

曹州為會稽郡也

酷吏列傳

參來官載

史欲陷之故甚有條理
茅瓚曰助使人言買臣本不切只欲見買臣所以德助者本讀春秋而以楚詞幸則皆助力也至淮南獄事安得不甚恨其不切中有深意在

按長短句與上讀春秋句皆謂深文勝湯者

按至此又合三長史陷湯計言之與前又相照

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士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誄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

余有丁曰湯使謁居告文上疑言變蹤跡湯乃詐驚故至此上輒以賈人先知語詰湯即湯以文故人語疑之也湯曰固宜有尤有恨意安得不激上之憾哉
按師古云八輩簿責謂以文簿次第一責之
余有丁曰即此所夷滅幾何人一句湯又何說故曰何不知分又曰何對簿為
許應元曰禹平日不覆案故曰何多以對簿為
茅坤曰禹讓湯是矣其自謂如何

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簿采心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責也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

按張湯死而其母令無厚葬斯言似聞道者焉知其非為湯計特欲感激君心以快怨哉不然何湯之姦酷母曾不能切責于平時而及其自殺始為是忠忿之言也抑或救正之弗聽徒戮辱以遺親心憂故戒昆弟諸子而痛絕之歟此皆不可知者

董份曰非禹平也乃後來益急反名禹為平耳
茅瓚曰禹酷急而名為平所謂狼而羊也

○茅坤曰幸而改行得以壽終

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歿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按師古云少蘊藉者無所容也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姊姁索隱曰李奇音呼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姁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令中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溫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為入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遺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賢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

曾丁巳平水 卷三十三 酷吏列傳 十一 參水官表

茅坤曰寧成事不
入本傳而以附入
縱傳以容形主也

唐順之曰捧此一
段最奇先說寧成
之威然後說縱能
制威然後說鄧都
之威然後說成能
凌都也

董份曰弘過寧成
抑下式亦知大體
者但不能持諫故
史惡之耳

茅坤曰寧成爲酷
吏而縱復破寧成
之家可爲一嘆

牙爪一本作爪
牙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列傳

徐廣曰受

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徐廣曰受

淮南王女凌姦客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

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

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號曰寧

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

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南陽吏民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吏

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徒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

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是日皆報殺

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

日案謂豪猾之人于豫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

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爲治徐廣曰鷙鳥將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

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

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

會丁巳平木

酷吏列傳

參來官載

劉辰翁曰昔之猾
民今畏縱之嚴反
爲吏耳且助治公
務以自效

楊慎曰曰重足一
跡曰不寒而栗曰
鷹擊毛摯形容至
骨矣

倪思曰取爲小治
奸益不勝極見酷

吏之無益人必不服今日小定明日即不可行此而誅之亦不勝也
按漢書以閻奉為人名因惡而見用見時政尚刻急也

徐中行曰按縱為內史道不治上官桀為厲令馬瘦罪等也乃桀對曰聖體不安臣意不在馬帝喜而起用之縱卒以此起上怒而銜之至葉市帝何察於縱而昏於桀哉縱蓋不及桀之狡黠也

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郵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謙之。至冬。謙音廣曰。楊可方受告緡。常昭曰。人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王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求楊可之也。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日武帝使楊可。王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帝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余有丁曰。自溫舒而下。皆張湯故事也。故太史公每曰。事張湯意深至矣。按快其意。數句。又從上意。所欲得數句。變來。

王世貞曰。予讀漢史。見其時不專使之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中旨。自決。而王溫舒義縱之徒。出至其私馬。為驛。上書。族捕郡人千餘家。不二十日。報可。流血。殷數十里。而日耽耽。猶且恨。終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聖旌。擢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蛇蝎毒螫。人苟有生理者。亦何可快意。而屢剪之。烏在為民牧哉。

言只言言本 卷二百一 酷吏列傳 參來官載

唐順之曰野無犬吠之盜此道不捨遺變文

茅坤曰温舒殘暴所不能盡載本傳者復見之楊僕傳中

王鏊曰以義縱猶畏温舒哉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漢書作追求會春温舒

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

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

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

案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

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

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楊贛成云麻戊

信等義縱為内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歿張湯敗後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過接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

不避賢戚遷為關内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

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

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

用不足八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

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

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

日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居久之病歿而

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昏

茅坤曰楊僕不詳僕本末而特詳尹齊王温舒及末篇盜賊滋多之故太史公重在傳酷吏不為僕傳也按兩温舒為以却入在第二次作中尉史於楊僕傳見之文

會丁巳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一

酷吏列傳

十四

參來館載

之變化不測類如此

王整曰豪惡吏變為方略吏矣

按即無勢數句又從快所欲非法變來

董份曰君者言以大熏逼也今人于孤鼠穴亦嘗火攻之温舒不能即會下戶而熏逼大豪使之知懼耳楊慎曰上豐無勢而有勢者復出于此情理畢達服中

以下猾而大猾乃為用文字之織密眼目之歷落如此

王慎中曰總叙酷吏之自禍并禍家國為戒深矣唐順之曰叙酷吏死事皆詳

茅坤曰温舒獨酷故其受過亦獨慘按前叙湯處言用酷吏之由此叙舒處言用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

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

銘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入之投書由中索隱

日銘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蒼音胡江反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

人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覺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

戶之猾以君大豪君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多火

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

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

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徐廣曰元鼎六年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

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二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人

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

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

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

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

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

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

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歎

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歎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列傳 一五 參來官載

楊慎曰尸去者謂齊外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茅坤曰酷吏為患而盜賊蜂起於是繡衣直指之使出矣凌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數里若奸窮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歾仇家欲燒其尸尸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歾未及歾恐仇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歾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按此與起語上下相遺至于不振者相照應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亾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沈匿不發覺之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常昭云沈沒也

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王者皆歾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濩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厩丞正義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温舒為中尉而宜為左內史按温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必温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註郡下一本無令字

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太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正義曰郡令今岐州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楊慎曰相編即相

按上所欲擠數句即湯傳上意所欲罪所欲釋兩端

袁黃曰按荀卿論法後王杜周云後主所是疏為令是得卿之說而行之者也後世有謂祖宗不足法者其禍水之流乎荀固罪首而周其醜也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義

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事張湯湯數

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人文穎曰邊卒多人

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

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宣為左內史周

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

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

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

竹簡書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曾丁巳巳平木 卷二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 一 參來官 義

余有丁曰其用意
又奸于湯

劉辰翁曰酷吏十
人都斬成髡鉗由
縱棄市湯自殺溫
舒五族尹齊云去
減宜自殺惟杜周
有子孫趙禹壽酷
吏首尾只似一傳
故趙禹卒于張湯
溫舒始子義縱義
縱亦卒于楊僕尹

齊甚于寤成杜周
其于溫舒皆橫行
逆見而心術形勢
時事勝敗民俗情
偽無不可以一目
而得若禹自禹湯
自湯誰不能者

余有丁曰人主與
俱上下謂與人主
俱上下也倒用便
奇
楊慎曰太史公謂
張禹死而民不思
一語至矣班固乃
稱其推賢有後力
雪其酷吏之名異
乎太史公之直筆
矣
茅坤曰予讀酷吏
傳諸所刻錄吏民
益不減洪水之災
與秦特一間耳而

史記卷之六

酷吏列傳

十七 伯牙 舍 痛

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
舉之廷尉。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
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
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
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張晏曰。詔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誡以
或不從此令。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
不道。都也。盡誡者。盡至也。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
爲執金吾。遂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
三年爲御史

大夫四歲太
始二年卒。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
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
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
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漫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徐廣曰。一本方略教
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
曾丁曰。已平木。酷吏列傳。冬末官職

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滅甚且族而仇家為燬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份曰前引孔子老氏發端見上德薄刑酷吏必不可為矣而贊語又表者酷吏之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沒善而首尾相應不露于詞讀者自得耳

少言只言言本

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檀

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

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

馮翊殷周馥鸞索隱曰馥音馥鸞音至水衡閭

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止奸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

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

歎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振之

震怒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

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

補焉

黃震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

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于

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

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

而後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

滋起推所自來誰實助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

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

辭庸何

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其便亦有取焉末則悼其人無有自脫于刑戮其貲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

則當時之吏也、何庸酷也哉、

增盧璘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十人、張湯杜周在焉、至班固為傳、乃不入、此二人、劉元城謂湯之後安世為相、世多賢者、至光武有名純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其并貸杜周者、杜周者、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為信史、元城又謂遷教臣忠、固教子孝、教忠孝、恐亦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惟其酷亦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或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貧、以小吏至三公、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仕一馬不全、死之日、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酷也、以貪、貸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者羞其貪、故削其傳、

一本無下之杜周者三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終 田中篤實 關利器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温陵李光縉增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多自為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之、而下敘騫事、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

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於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

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袁反者舊傳云騫漢中

成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曰氏音支涼州肅瓜涉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祈連

間是以其頭為飲器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

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董份曰此傳決非褚先生所能撰次

王整曰突然起須如此妙

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

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音羹乃募能使者騫以郎

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漢書

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索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

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經匈奴索隱曰謂道經匈奴匈奴得

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

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其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

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

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

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

大宛列傳

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驛送騫過則此驛亦當作譯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註以為君者非又曰陳湯傳言郵支失國而奔康居與月氏居大夏同

增言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三 匈奴列傳 一 個牙舍痛

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

令入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

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媯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

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索漢書張騫傳云

立其夫人為王也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媯水南少寇志安

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

於文字留歲餘還立南山正義曰立白浪反南山為疏者留歲餘還立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立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與漢南山屬焉方牧羊人也南方蠻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

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

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余有丁曰騫再為匈奴所得而竟以全歸卒起武帝紛紛征伐

茅坤曰騫既從大宛歸所指畫傍諸

大宛列傳 卷一百二十三 匈奴列傳 一 個牙舍痛

國而下以次分別如掌

按自駕言大宛多善馬而漢家之財賦皆消耗于燉煌往復間矣及積數歲之勞所得馬僅數千匹亦奚貴其善且多哉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卷一百一十三

三

何牙舍痛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

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

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

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

扞罕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二百里

○索隱曰扞罕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

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于寘之西

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

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

正義曰漢書云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

三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

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沕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

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

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寘

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

行地下至蔥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

沕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沕澤即鹽澤也一

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

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

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二國名鹽澤去長安

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

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

不土著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

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註此語出西域傳

董份曰故舊也嘗臣服于匈奴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卷一百一十三

三

何牙舍痛

董份曰蓋乃北海者因去中國遠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略

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行國與康居

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

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

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

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

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

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

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

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

其州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

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

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

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

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

媯水土著以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或輒更錢效王面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爲大國。臨媽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

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

二云：幕，錢背也。王亥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

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

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

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

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

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

皆青。水精爲礎。五色水精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

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

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礎。鳥海中斯

調州上有禾。冬月往剥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

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

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

參間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

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

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

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截海西。遇風

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官室爲重屋。

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

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

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

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

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

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

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

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

董份曰：西北少暑濕故特著其異。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

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

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

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臨西海暑

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條支

出師子。犀牛。孔雀。大

會丁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三 大宛列傳

六 修來官載

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鴟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

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頽

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入截馬之術皆是也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安

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會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

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

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

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濶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

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

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

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子真國南二千七百里于真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

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

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

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

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鬻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

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

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

鈿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

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

唐順之曰：以上如碁盤以下如著碁。大夏為孫事皆借騫言叙之。茅坤曰：此以下叙張騫通大夏西北諸國始末。

按此太史公挑剔武帝主意，可謂推見至隱矣。

坐此像，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椽，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椽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者，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騫曰：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正義曰：印都印山出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

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

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

或曰：大夏安息之屬皆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

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

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

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

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反。犍

州南一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丹，出徙。徐廣曰：屬漢嘉

千餘里。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冉駝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甲

棘。正義曰：棘，蒲北反。徙，在嘉州。甲，今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

千里。其北方閉氏狝。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

屬越。雋音昨。案南越破後，鯨狝侯作狝，都為沈黎

郡。又有定狝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

狝，白菴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

州西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

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而

南滇越，越雋則通號越。細分而有雋滇等名也。而

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

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

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新義也。

按以上叙騫通大夏，茅坤曰：陵然入此為打斷句，奴右臂。

按西城漢書作西邊是

按自騫既失侯至遣之他旁國一段與上天子既聞大死一段暗相應蓋前推武帝好大喜功之心故欣然以騫言為然遣使四出後原張騫失位快快遂致逢君之欲而拜中郎將君臣病根總來只一貪

正義日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

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

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

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

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

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兼肉蜚其上徐廣曰

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兼字索隱曰兼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

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

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

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

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

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

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

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

曾丁巳平水

卷一百三十三

大宛列傳

修文書

字為累使貽國

家無窮之戚如

是太史公若隱

而不發其意了

按此叙昆莫所以不敢專約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
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
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
莫夫人烏孫國分主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
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
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
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
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歿臨歿謂其
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
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按以上叙張騫通烏孫

楊慎曰鑿空半空高險也唐地理志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
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
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
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
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
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
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
通也騫開通西

曾丁巳平水 卷之三十三 大宛列傳 一

開山洞置珍州鑿空文言之開洞質言之也

按此書成以後事

按烏孫獻馬願得尚翁主如騫約也

王鑿曰此段錯綜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匈奴列傳

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

喻外國李奇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歿後匈奴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

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也烏孫乃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

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云駟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上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

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先提在此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

日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節節應前

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

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

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汶

皆叛而併廢之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

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

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按此傳屢書終莫能通竟莫能通而騫之欺妄帝之愚陋可樂見矣

茅璿曰使外國者每一輩不下數百人而又率一歲中使十餘或五六輩又必八九歲或數歲而後還焉張騫之貽禍甚哉太史公委曲詳叙意可樂見矣

曾丁史記平水卷一百一十三大宛列傳

按此通前摠論
當時事情

董份曰武帝雖窮
武然善駕馭但聖
王待夷狄不如是
耳

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
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
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
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
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
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
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
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

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

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

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

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

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泥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

王恢數使徐廣曰為中郎將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

曾丁巳平木 卷二百三十三 大宛列傳 一三 卷末官職

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

元封四年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得車師王

封浩侯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

王門關在縣西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

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烏孫王昆莫以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

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

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

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

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

吐火植瓜種樹屠人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

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

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

瓚曰漢使采取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

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

示漢富厚焉於是大穀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

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

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穀

按古圖書即禹本紀按考要云爾雅曰河出崑崙虛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淮南子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輪也宋子註離騷謂崑崙河水所出其山多玉石即崑崙山也按太史公極狀漢之富厚所以深取之也

會丁巳年平水卷二百三十三大宛列傳

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誅以
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
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畜畜不
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示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馬宛左右以蒲陶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
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
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
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頗善市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大宛列傳 十四 備列舍痛

余有丁曰進熟或
是進見而熟于天
子故得以進言若
老成者憚行役不
肯言矣註熟美之
說未必然也

茅坤曰摹寫漢代
宛處更精神
王維楨曰壯士車
令持金驅馬入貳
師城請宛王馬樂
府少年行即此輩
也

按師古云砂磧
之中不生草木
水又鹹苦即今
燉煌西北惡磧
也數有敗言每

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
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
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
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到此纔入宛行
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
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

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
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
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
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
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
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

曾丁曰此平水
卷一百一十五 大宛列傳 十五 參來官載

自死也

按自此以下叙宛背漢

畜即不約行會有人於積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
 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有死也蓋魘魅魘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
 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
 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
 馬而去如淳曰馬罵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
 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
 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
 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
 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
 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

茅坤曰漢武窮兵供狀

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
 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
 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
 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
 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
 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
 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
 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
 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

王維楨曰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須本此著作方有原委

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浞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一本作駝以萬數多齎糧丘琴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

王維楨曰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男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役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牟往者六萬人入關僅萬人馬往三萬匹得入者止千余匹此安得不怨耶註凡上一本有七字

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音適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藉五父母有市藉六父母有藉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適出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二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曾丁巳平水 卷三十三 大宛列傳 十七 修水官

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母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

茅坤曰漢武窮兵數年所得不過如此

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

王維楨曰宛已破
又使攻破郁成威
康居功成計遂此
從軍樂也

王維楨曰上邽騎
士趙弟以少年能
斬郁成王頭後論
功封新時侯此蒙
俠輩也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
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
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
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
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
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
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
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
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
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
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董份曰按郁成王
桀已縛送其斬之
一士之力耳非戰
斬功而適得封侯
故明著之前云始
成功最多而止為
大夫桀身破郁成
亦不得封

按師古云言以
謫過行者免其
所犯不叙功勞

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
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
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
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
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
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
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
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
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
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
皆紕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

曾丁巳平水

卷二百三十三

大宛列傳

十九

參攷官裁

余有丁曰歷叙貳
師出師再及侵牟
失之得馬之數賞
功之次則貳師功
罪漢計失得不待
言而自見矣
茅坤曰暗寫漢不
能以力定大宛處
董份曰貳師惟立
一味蔡為功而宛
復誅之漢又賂賜
美刺自見

按禹本紀言即
應前天子按古
圖書

王應麟曰三禮義
宗引禹受地記王
逸注離騷引禹大
傳豈即太史公所
謂禹本紀者歟
何孟春曰禹本紀
言河出崑崙二千
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
後儒曰如次把之
譬蓋出此元人嘗
窮河源矣殊不知
本紀之所言者
董份曰觀此云惡
親所謂崑崙則前
云案古圖書名河
所出曰崑崙蓋幾
之也但其詞微不
易見耳

其言只言言本

卷之三

一

作及舍

細其勞也。細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士卒

足重。所以細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

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

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

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

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

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

本無置字。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西至鹽水。往往

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

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

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

惡音烏。鳥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

于真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

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

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

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蔥嶺山。乃東經熊耳

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

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

互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

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

迂濶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

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效失之矣。

晉丁巳平水

卷之三

二

參求官載

浪曠哉絕域
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間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弃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沒士馬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浩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

常不相見安從而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之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土肥政貴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
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
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
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
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
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
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
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
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
傳可以觀入材可以觀世變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
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
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
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揚
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大史公作傳豈誠

曾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一 參來官校

王鏊曰此傳議論正而氣勢潤達柯維騏曰韓非宗法家故以儒與俠並譏云

何良俊曰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无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傳說板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游

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烈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而俠

以武犯禁正義曰譏非言也儒蔽亂法二者皆譏正義曰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

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

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

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固無

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

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

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

俠士出而濟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

董份曰其稱獨行君子義不苟合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故為抑揚發憤而作耳

劉辰翁曰韓非子刻薄欲箝制人心術使心不得騁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難與孤憤至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謂然即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却借他設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

茅坤曰太史公下腐時更無人出死力救之所以傳

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一室上漏下濕獨坐而

歌褐衣蔬食不厭歿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艷反四百餘年

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

阨困既已存亡歿生矣索隱曰此是游俠本類而不矜其能羞伐

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

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

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

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

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

曾子已平水 卷一百一十四 游俠列傳 參求官藏

游俠獨蘊義結胎
在此
董份曰太史公自
傷莫救發憤本意
至是盡顯矣
註知必一本作
必知

余有丁曰按此即
上文嚮其利者為
有德意也索隱註
未明

倪思曰韓非子由
是以學士引次憲
為人所稱太史公
只直謂為學士亦
不免類游俠無游
俠則如彼又謂次
憲與游俠比則彼
必有所同又非笑
學士拘于咫尺之
義可謂損詆不遺

餘力亦若儒者之
於游俠然俯仰悲
慨得之身世之感
無不慘傷其意
楊慎曰延陵吳季
札也不必引延陵
生太史公作傳其
不名者必其顯著
者也或曰季札豈
游俠耶余曰太史
公作傳既重游俠
矣必援名人以尊
之若貨殖傳之援
子貢也子貢既入
貨殖季札獨不入
游俠乎故曰延陵
孟嘗春申平原信
陵之徒皆因王者
親屬籍于有土若
趙之延陵生不可
言王者親屬也
○黃洪憲曰雜序
旁引如曰有足多
曰非苟而已曰賢
豪曰曷可少曰是
為誰曰有足稱其

地言史言言水

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

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

周餓歿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

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

而受竊國者戾戾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戾王門則須

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擬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

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

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歿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

得委命此豈非入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

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

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

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

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

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

間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音以或反莫不

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

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置丁也巳平水

卷二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三 參來官談

參來官談

所以取游俠者不一而足可謂婉曲

倪思曰既說鄉曲之俠又問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捍當世之文與與暴豪之徒反覆而愈明

董份曰无財而能俠見其益奇也

增王世貞曰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負氣豪餘聲足以起海內乃不為縣官出死力比滅

匈奴竟以俠敗于固惜且恨之周太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慕豈吳得之重以益漢抑孟故自引晦或忌之耶

楊循吉曰專著如此冷語見孟益賢

少言又言言本

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

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

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

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

不過鞦韆徐廣曰音雖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

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

尊譽終身不見也

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為奴載以廣柳車

而出之及布尊譽終不見之亦高介自關以東莫

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

以為行弗及田仲已然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

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

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

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

戲也六博之多少少年之戲然劇孟毋死自遠方送喪蓋

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

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睢氏索隱曰睢音

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

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

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潁川有邾

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

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

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冉反

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

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歿解為人短小

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慨不快意身所

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案剽攻

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

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

唐順之曰一篇主意先提于此按師古云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

按自喜為俠即上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也董份曰雖與解而不隱惡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劉辰翁曰以誠自歸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矯情好名若此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既

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

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此上俱應在後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

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音子亡

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

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

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

其賊徐廣曰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

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

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

按此俠而能弱處

呂祖謙曰解果以姊子有舉當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微知賊處待其窮自歸施赦之則先操而後縱之使恩威出於已耳解果以居邑不見敬是吾德不修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脫其踐更則欲入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于世要譽將俠之大不善正在此按師古云居間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

地言史言言本 卷一百一十四 五 作不命痛

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

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也至踐更

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二品

過更古者正卒無常入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

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

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

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

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色

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

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

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

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

用吾言待我去令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

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

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

爭為用邑中少年及附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

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

志者知以命者多在解故多持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

車來欲為解迎以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

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二吏恐不敢不

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

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

按此俠而不伐處

按漢書牙重待我字是

李德裕曰帝王之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難力惟在簡而當理如布衣權數語足使邪人破膽

陳沂曰楊掾舉解斷頭又殺其父與

應前不矜其功

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

應前折節

又結

曾丁巳平木 卷一百一十四 游俠列傳 六 參來官載

上書人尤奇少公
自殺固奇而客殺
儒生斷其舌尤奇
此所以為俠

凌約言曰傳中於
其居家及居關中
而各言其為人短
小不飲酒以見其
非強有力而使酒
者且非徒容貌動
人者也

按所過輒告言
輒累之也

楊慎曰此籍少公
又奇出于風聞感
慨之義无此不名
俠傳

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解兄子斷。
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
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
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置其母家。室夏
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身至臨晉。正
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日。故城在同州馮
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
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
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
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

劉辰翁曰。在文帝
為英明。在公孫弘
為已甚。豈謂公
孫弘深刻此語其
一也。
王常曰。族郭解。翁
伯必字之者。惜之
也。

註公孺漢書作
翁孺。

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
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
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
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
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
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
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也。徐廣曰。雁門有鹵城
魯公孺。魯姓也。與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
徐廣之說不同。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
義曰。其東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也。雖
為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
隱日。蘇林云。道猶方也。如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
淳云。京師四出道也。

註人上恐脫二
之字
董份曰明游俠不
與暴豪等類以
應前語

蓋上一本有所
字

楊慎曰貌猶頂戴
也今人猶云頂好
名目即古人貌榮
名之義貌音墨
趙恒曰不知郭
解者以為魁梧奇
偉人也太史公曰
吾視郭解狀貌云
云不足採者所謂
人貌也然天下無
賢不肖云云引以
為名所謂榮名也
言人貌無異而榮
名為無窮也嗚呼
惜哉為公孫弘議
族解而發嘆

增言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四

作及舍痛

趙他羽公子

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一人南
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

陽趙調之徒此盜踞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

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

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

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
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

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
更偉哉翁伯
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
不自以為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

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
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

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
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
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
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終

田中篤實同校
關久成

曾丁巳平水

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

參長官裁

